摩訶僧祇律卷第一　初比丘僧戒法學弁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　譯

明四波羅夷法之一　婬戒之一

若篤信善男子欲得五事利益者當
盡受持此律何等五若善男子欲建
立佛法者當盡受持此律欲令正法
久住者當盡受持此律不欲有疑悔
請問他人者當盡受持此律諸有比丘
比丘尼犯罪恐怖為作依怙者當盡
受持此律欲遊化諸方而无㝵者當
盡受持此律是名篤信善男子受持
此律得五事利益

若能盡受持　調御威儀戒　五事功德利
世尊之所說　受持此律者　如其義善聽
若能盡受持　調御戒律儀　建立世尊教
是名真佛子　佛法得久住　能行正法施
亦无疑悔起　請問於他人　比丘比丘尼
犯罪得依怙　遊化於諸方　所往无罣㝵

婆伽婆三藐三佛陁從本發意所修
習者今已成就欲度人故住舍衛城
諸天世人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名聞
十方供養中最為求福衆生得建立
於福求果衆生得建立於果苦惱衆

生而得安隱為諸天人開甘露門於
十六大國莫不宗伏知見自覺佛所
住者住於天住住於梵住住賢聖住
住最勝住住一切智心得自在隨意
所住是故如來住舍衛國尒時尊者
舍利弗獨一靜處結加趺坐正受三
昧三昧覺已作是思惟有何因緣諸
佛世尊滅度之後法不久住有何因
緣諸佛世尊滅度之後法教久住於
是尊者舍利弗晡時從三昧起詣世
尊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坐一面已
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正受三昧三
昧覺已作是思惟有何因緣諸佛世
尊滅度之後法不久住有何因緣諸
佛世尊滅度之後法教久住尒時佛
告舍利弗有如來不為弟子廣說修
多羅祇夜授記伽陁優陁那如是語
本生方廣未曾有經舍利弗諸佛如
來不為聲聞制戒不立說波羅提木
叉法是故如來滅度之後法不久住
舍利弗譬如鬘師鬘師弟子以種種
色花著於案上不以綫連若四方風
吹則隨風散何以故无綫連故如是

舍利弗如来不廣為弟子說九部法
不為聲聞制戒不立說波羅提木叉
法是故如来滅後法不久住舍利弗
以如来廣為弟子說九部法為聲聞
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故如来
滅度之後教法久住舍利弗辟如鬘
師鬘師弟子以種種色花以線連之
若四方風吹不隨風散所以者何以
線連故如是舍利弗如来廣說九部
經為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
是以如来滅後法得久住舍利弗以
是因緣故教法有久住有不久住者
尒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唯願世尊
廣說九部經善為聲聞制戒立說波
羅提木叉法令教法久住為諸天世
人開甘露門尒時佛告舍利弗如来
不以无過患因緣而為弟子制戒立
說波羅提木叉法舍利弗辟如轉輪
聖王不以无過而為婆羅門居士而
制刑罰如是舍利弗如来亦復如是
不以無過患因緣而為弟子制戒立
說波羅提木叉法然舍利弗當来有
正信善男子於佛法中信家非家捨

家出家或有心乱顛倒起於淨想三
毒熾盛而犯諸罪舍利弗是時如来
當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
止舍利弗如来自當知時舍利弗言
唯然世尊如来自當知時
是時舍利弗　偏袒而合掌　隨順轉法輪
請求最勝說　勸請於世尊　今正是其時
願為弟子衆　廣制戒律儀　能令佛正法
長夜得久住　顯示甘露門　開化天人衆
彼往最後身　作此勸請已　尒時最勝告
尊者舍利弗　弟子未有罪　衆僧悉清淨
諸佛未曾有　无過而制戒　辟如世界主
王領其國土　无有無過人　而加其刑罰
彼喻此亦然　世尊天人師　未有無過患
而制弟子戒　過患既已起　時有犯悪者
是時天人師　為衆制律儀　過去未来世
佛眼靡不見　隨其事輕重　隨其輕重制
說此正法時　在於祇洹林　舍利弗勸請
世尊荅如是
尒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尊者
舍利弗請比丘未有過患而請世尊
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佛告諸比
丘舍利弗不但今日未有過患而請

制戒彼於昔時在一城邑聚落人民
居士未有過患亦曾請我制諸刑罰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乃往昔時已有
此耶佛言如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
樂欲聞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
彼羅奈國名迦尸彼時國王號曰大名
稱以法治化无有怨敵布施持戒流
愛人物善攝眷屬法王御世人民熾
盛富樂豐實聚落村邑雞飛相接舉
国人民更相敬愛種種衆伎共相娛
樂時有大臣名曰陶利多諸謀作
是思惟今此王境自然富樂人民熾
盛城邑聚落雞飛相接舉國人民更
相敬愛種種衆伎共相娛樂時彼大
臣往白王言今日境界自然富樂人
民熾盛城邑聚落雞飛相接舉國人
民更相敬愛種種伎樂共相娛樂願
王當為斯等制立刑罰莫令極樂生
諸過患王言止止此言不可所以者
何過患未起而欲制罰臣復白王當
防未來莫令極樂生諸過患時王作
是思惟今此大臣聦明智謀多諸朋
黨不可卒制今若呵責或生咎釁不

摩訶僧祇律卷第一 第六張 學

時國王欲徵誨大臣即說偈言
勢力喜瞋恚　難可卒呵制　撾生人過患
此事甚不可　大人多慈愍　知人實有過
猶尚復觀察　哀愍加其罰　惡人喜惱他
不審其過罪　而加其刑罰　自損惡名增
如王好威怒　枉害加良善　惡名流四遠
死則墮惡道　正法化黎庶　身口意清淨
忍辱行四等　是謂人中王　王為人中上
宜制忿怒心　仁愛恕有罪　哀愍加刑罰
尒時大臣聞王所說心大歡喜而說
偈言
最勝人中王　願永蔭黎庶　忍辱自調伏
道化怨自降　王德被无外　祚隆永无窮
以道治天下　常為天人王
佛告諸比丘尒時國王大名稱者豈
異人乎則我身是時大臣陶利者舍
利弗是尒時城邑聚落長者居士未
有過患而彼請我令制刑罰令諸比
丘過患未起而復請我為諸弟子制
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尒時世尊從
舍衛城隨所樂住已於憍薩羅國人
間遊行與大比丘衆五百人前後圍遶
詣憍薩羅國耕田婆羅門聚落到已

於耕田林中住於是世尊晡時從三
昧起周遍觀察上下諸方又復視前
平地而發微笑往来經行時舍利弗
見世尊從三昧起周遍觀察上下諸
方又復視前平地而發微笑往来經
行見已往詣衆多比丘所語比丘言
諸長老我向見世尊從三昧起觀察
諸方乃至往来經行諸長老如来應
供正遍知不以无因緣而起微笑若
往請問必當聞說過去宿命久遠之
事我等今日當詣世尊問如此義如
佛所說我當奉行諸比丘聞舍利弗
說已即與舍利弗共詣世尊所頭面
礼足礼足已隨佛經行時尊者舍利
弗白佛言向見世尊從三昧起觀察
諸方乃至往来經行我即往詣衆多
比丘所語比丘言諸長老我向見世
尊從三昧起觀察諸方乃至往来經
行諸長老如来應供正遍知不以無
因緣而笑若往請問必當聞說過去
宿命久遠之事我等今日當詣世尊
問如此義如佛所說我當奉行不審
世尊有何因緣而發微笑尒時世尊

出金色辟搯地告舍利弗汝見此地
不舍利弗言唯然已見佛言此地是
迦葉佛故園林處此一處是迦葉佛
精舍處此一處是經行處此一處是
坐禪處介時世尊者舍利弗即取僧伽
梨襞為四褺即布是地布是地已偏
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唯願
世尊坐此座上當令此地為二佛坐
處介時世尊即受而坐尊者舍利弗
礼佛足已於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
有幾事利益如来應供正遍知為弟
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佛告舍
利弗有十事利益故諸佛如来為諸
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何等
十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三者
令僧安樂故四者折伏无羞人故五
者有慙愧人得安隱住故六者不信
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
八者於現法中得漏盡故九者未生
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為
諸天人開甘露施門故以是十事如
来應供正遍知為諸弟子制戒立說
波羅提木叉法

是時舍利弗 偏袒而合掌 隨順轉法輪
請問於最勝 彼往最後身 合掌請問已
尒時最勝告 尊者舍利弗 有十功德利
如來所知見 故為諸弟子 廣制戒律儀
攝僧極攝故 令僧安樂住 折伏无羞人
慚愧得安隱 不信令入信 已信者增益
現法得漏盡 未生漏不生 正法得久住
開甘露施門 說是正法時 在於耕田林
舍利弗請問 世尊答如是
尒時世尊於耕田聚落隨所樂住已
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跋耆國尒時世
尊與五百比丘俱到跋耆國毗舍離
城住大林重閣精舍尒時毗舍離城
人民飢饉五穀不熟白骨縱橫乞食
難得毗舍離城有長者子名曰耶舍
信家非家捨家出家其父名迦蘭陁
故諸梵行者皆稱為迦蘭陁子時世
飢饉乞食難得每至食時多還家食
其母告耶舍言子汝甚為大苦剃除
鬚髮著弊納衣持鉢乞食為世人所
笑今此家中大有財物汝父母錢及
餘先祖財寶恣汝所欲且汝愛婦今
猶故在當共生活何以如是受諸勤

昔汝當歸家受五欲樂自恣布施種
諸功德供養三寶尒時耶舍白母言
願母止止我樂修梵行其母復第二
第三所勸如初耶舍答亦如先母復
重言汝若不樂在家者當乞我種以續
繼嗣莫令門戶斷絶財物沒官尒時耶
舍即白母言今欲使我於此中留種
子者當奉此勅母即歡喜疾入婦房
語新婦言汝速莊嚴著耶舍本所愛樂
嚴身之服與之相見新婦答言尒即
便莊嚴如教所勅尒時耶舍即與其
婦共相娛樂如其俗法於是其婦遂
便有娠月滿生子其家議言本為乞
種故今當立字名為續種尒時世人
皆名為續種父續種母續種祖續種
錢財一切皆名續種所有如是惡名
流布道俗悉聞尒時耶舍聞惡名已
為續種子父大自慙愧恥其所聞作是
思惟沙門釋種中未曾見聞有如此
事此為法耶為非法耶我今當以此
事廣白尊者舍利弗舍利弗當以此
事具白世尊如世尊教我當奉行時
耶舍疾往詣尊者舍利弗所廣說上

事尊者舍利弗與耶舍共詣世尊所
頭面礼足却坐一面坐已尊者舍利
弗具以上事廣白世尊佛問耶舍汝
實有是事不答言實尒佛言耶舍是
為大過比丘僧中未曾有此汝愚癡人
㝡初開大罪門未有漏患而起漏患
天魔波旬常求諸比丘短而不能得
汝今㝡初開魔徑路汝今便為毀正
法幢建波旬幢汝愚癡人寧以利刀
割截身生若著毒虵口中若狂狗口中
若大火中若灰炭中不應與女人共
行婬欲耶舍汝常不聞我无數方便
呵責婬欲欲為迷醉欲如大火燒人善
根欲為大患我常種種方便稱歎離
欲斷欲度欲汝今云何作是不善耶
舍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
長養善法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
何是耶舍比丘僧中未曾有此而彼耶
舍初開罪門未有漏患而起漏患佛
告諸比丘是人不但今日於我法中
未有漏患而起漏患諸比丘白佛言
彼過去時已曾有是事耶佛言如是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樂欲聞佛告

摩訶僧祇律卷第一　第十二張　學

諸比丘過去世時此世界刧盡時諸
衆生生光音天上而此大地還已成
立諸衆生等從光音天還來至此時
彼衆生身有妙光神足自在禪悅為
食諸有所須隨意所欲是諸衆生身
光相照无有日月星宿亦無晝夜亦
无一月半月四時歲數時此大地便
有自然地味色香美味皆悉具足如
天甘露等无有異時有一輕躁貪欲
衆生嘗此地味覺其香美漸取食之
即生者心其餘衆生見其如此展轉
相効皆競取食尒時衆生食地味
已身體沉重光明即滅貪著五欲退
失神足然後世闇便有日月星宿昏
明半月一月春秋冬夏佛告諸比丘
尒時輕躁衆生者豈異人乎即耶舍
比丘是彼時耶舍於諸衆生漏患未
起而先起漏今日復於清淨僧中先
開漏門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彼耶舍
比丘先世已來乃如是耶云何其母
巧作方便以婬欲誘誑其子佛告諸
比丘是耶舍母不但今日巧作方便
誘誑其子過去世時亦曾誘誑諸比

丘白佛言世尊已曾尒耶佛言如是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樂欲聞佛告
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
名迦尸時彼國王号大名稱離諸怨
敵布施持戒汎愛人物以法治化善
攝眷屬時王第一夫人晨朝上高樓
上觀瞻星宿見一金色鹿王從南方
來陵虛北逝夫人見已即作是念我
若得此金色鹿皮持作褥者沒无遺
恨若不得者用作此王夫人為即自
念曰若我語人見金色鹿王誰當信
者又作是念若言是鹿不應乘虛若
乘虛行不應言鹿夫人愁憂恐不信
故即脫瓔珞著垢弊衣入憂惱房王
於殿上治政事訖還入其室不見第
一夫人即問侍者侍者荅言夫人向
入憂惱房住王便往就問夫人言誰
犯汝者為大臣王子為餘夫人及餘
侍者若犯汝者我當為汝重治其罪
汝今將无有所須耶若欲須金銀珎
寶香花瓔珞當相供給若欲燃罰便
可見語王種種問已夫人不荅王即
出去告餘夫人大臣太子及餘人等

卿等率往問夫人意諸人受教各各
問已夫人猶故默然不對王使者舊
青衣更問夫人此青衣者生長王宮
多有方便即往入房問夫人言王是
夫人之所恃怙如何王問而默然不
荅若有所求何緣可得誰犯夫人為
大臣王子及餘夫人欲有煞罰宜應
白王夫人默恨無乃失耶夫人荅曰
王終不能相與俱死正可憂惱月日
之間國中自有刹利婆羅門長者居
士等皆各有女端正妙好與相娛樂
足以忘憂夫人正可徒自死耳喻若
瘂人眠中得夢誰能瞻者夫人不語
難知亦尒尒時夫人聞青衣語即自
惟曰此是名語便荅青衣无犯我者
別有所憶故不語耳汝聽我說吾近晨
朝登樓觀看星宿時見有一金色鹿
王乘空南來凌虛北逝若語人言鹿
能乘虛誰能信者我欲得其皮持用
作褥而不能得是以生惱自念用作
王夫人為是時青衣聞此語已具白
大王王知其意甚大歡喜即問傍臣
誰能得此金色鹿皮我今須之持用

作獮諸臣荅言當問獦者王告大臣
勑我境內國中獦師盡使令集如偈
所說
諸天隨念感　王者隨聲至　富者以財得
貧人以力辦
如是王敎出已國中獵師一切皆集
獵師白王何所約勑王告獵者我今
急須金色鹿皮持用作褥卿等為吾
疾速求之獵師荅王願聽小還共論
此事王曰可尒獵師還已共相謂言
汝等遊獵頗曾見聞金色鹿不彼各
對曰我等先祖已來常行遊獵未曾有
聞金色鹿名況復眼見時諸獵師共
作要言今往荅王無使不同旣見王
已各白王言我先祖已來相承遊獵
初未曾聞金色鹿名況復眼見如所
說
王者力自在　所求欲如教
王卽勑有司令執諸獵者繫著牢獄
時有一獵師名曰刪闍勇健多力走
及奔獸仰射飛鳥箭無空落彼卽念
言我諸獵黨自惟無罪而見囚執當
設權計脫此苦難我當白王應募求

鹿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我且遊散諸
伴得出便白王言頗有見聞金色鹿
不王告獵者汝等自可往問夫人尒
時獵者即詣王宮白夫人曰誰有見
聞金色鹿者夫人荅言我親自見獵
師白言見在何處夫人荅言我於樓
上觀於星宿晨朝見一金色鹿王從
南方來陵虛北逝時彼獵師善相禽
獸知此鹿王止宿在南食處在北止宿
之處永无可得當於食處而求取之
於是獵師便持弓箭漸次北行到彼
雪山時彼山中有仙人住流泉浴池
花果茂盛彼中仙人以二事除欲一
者苦行二者閑居尒時獵師藏諸獵
具假以人服詣仙人所禮拜問訊彼
仙人者處在山澤久不見人得獵者
至甚大歡喜命令就坐與甘果美漿
共相慰勞獵師白言止此久近荅言
止此以來經尒所時復白仙人止此
已來頗曾見有奇異事不荅言曾見
復問為見何等荅曰此山南有一樹
名尼拘律常有金色鹿王飛來在上
食彼樹葉飽已而去獵師聞此甚大

歡喜作是念言必是大人所見金色
鹿王今已得聞我願將果獼師方便
更說餘事然後乃問趣尼倶律樹道
在何處仙人答言從此而去中關曲
路委悉語之獼師聞喜呪願而去還
執持獼具順道而進漸次前行遥見
彼樹枝葉扶疎蔭覆弥廣至彼樹下
尋覓鹿王不見蹤跡又无食處獼師
便於樹下潛微伺之伺之不久便見
鹿王辟如鴈王陵虛而来止此樹上
形色光明照耀山谷食彼樹葉飽則
還南尋復思惟此樹高遠非是絹羅
弓矢所及去何可得我今當還波羅
柰城彼有大臣王子聰明智德我當
問之即還其國便白王言如夫人所
見但鹿所止住非絹羅弓矢所及无
由得之王告獼師汝可自往具白夫
人獼師即白夫人已見金色鹿王都非
絹羅弓矢所及不知何由而得夫人
問言彼鹿所住為在何處答言住在
尼拘律樹上食彼樹葉飽已還南如
所說

剎利百方便　婆羅門增倍　王有千種計

女人等无量
如是王夫人多諸方便便教獵者汝持
蜜去至彼樹上蜜塗樹葉鹿聞蜜香
必食樹葉轉盡次第塗下至彼施網
羂處獵師如教還於山中持蜜上樹
塗其樹葉彼鹿來食隨蜜食盡蜜不
塗處鹿輒不食隨蜜食葉漸次而下
如所說
野獸信其鼻　梵志依相書　王者恣有司
各各有所信
彼鹿尋香食彼樹葉漸下到其施網
羂處即便著羂獵師念言我若煞取
其皮不足為貴當活將去於是驅還
獵師籠羇過仙人處仙人遥見驚而
歎曰咄哉禍酷雖能乘虛而不能免
此惡人之手即問獵者惡人汝用是
為獵師答言迦尸國王第一夫人須
此鹿皮持用作褥仙人復言汝謂此
鹿死後色如是耶內有生氣故外色
如是可活將去汝可得賞仙人復問
汝作何方便而得此鹿答言我作如
是方便而得此鹿尒時仙人自慶善
寂无此諸惡悲念夫人能為巧惡方

便痛彼鹿王貪味受困尒時仙人即
說偈言
世間之大惡　莫過於嗜味　欺誑凡夫人
及諸林野獸　因風著香味　受斯苦惱患
獼師問曰我作何方便養育此鹿得
生歸我國仙人答言以蜜塗樹葉而
用養之若到人間以蜜和麨如是教
令養之漸漸還國遂到人間此鹿形
貌端正色若天金角白如珂目紫紺
色一切人見莫不雅奇漸次行詣波
羅奈城王聞鹿至勅諸城內平治道
路掃灑燒香搥鍾擊鼓往迎鹿王觀
者如雲莫不歡喜慶賀大王吉祥遠
至夫人見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以
愛心重故前抱鹿王以昔染汙心重
故令彼鹿王金色即滅王告夫人此
鹿金色忽變當如之何夫人答王此
今便是无施之物放使令去尒時佛
告諸比丘彼時金色鹿王豈異人乎
今耶舍比丘是時夫人者今耶舍母
是往昔已來曾作方便誘誑其子今
墮貪著受諸苦惱佛告諸比丘依止
毗舍離比丘皆悉令集尒時世尊以

是因緣向諸比丘廣説過患事起種
種因緣呵責過患起已為諸比丘隨
順説法有十事利益如來應供正遍
知為諸弟子制戒立説波羅提木叉
法十事利益廣説如上是故如來從
今日當為諸比丘制戒未聞者令聞
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於和合僧中
受具足戒行婬法是比丘得波羅夷
不共住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説如上時毗舍
離城有二離車子信家非家捨家出
家於毗耶離衆所知識能致供養四
事具足彼比丘時至著入聚落衣持
鉢入城乞食不能攝身口意繫念在
前心意馳亂不攝諸根染著色欲取
色淨相欲心熾盛便作是念我著法
服為此欲事甚為不可我當捨於法
服著彼俗衣七日之内不還僧中隨
意所為作是念已即脱袈裟著彼俗
衣便行欲事過七日已還著法服而
來入僧入僧已還自猒汙愧身所行
便作是念都不見聞餘諸沙門有如
是事我今當以此事白尊者舍利弗

舍利弗當向世尊具陳此事若佛有
所教勅我當奉行時二比丘往詣尊
者舍利弗所廣說如上時尊者舍利
弗將二比丘往詣世尊礼足已却住
一面以上因緣廣白世尊佛告舍利
弗應遣令去是愚癡人不復得在如
來法中更出家受具戒時舍利弗以
哀愍故偏袒右肩胡跪合掌白佛言
世尊當來有善男子於世尊法中信
家非家捨家出家逆意顛倒起於淨
想無慙無愧三毒熾盛唯願世尊為
開方便令是善男子更於如來法中
得出家受具足戒尔時佛告諸比丘
依止毗舍離諸比丘皆悉令集為諸
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
丘於和合僧中受具戒若不還戒而
行婬法是比丘得 波羅夷罪不應
共住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諸比
丘處處安居安居已還詣毗舍離到
世尊所礼拜問訊問訊已次第付房
而住房盡不受有依屋欄草庵空地樹
下住者尔時有一比丘依樹下坐作是

思惟佛法出家甚為大苦修習梵行
亦為甚難晝則風飄日炙夜則蚊虻
毒蟲所嚙我欲不堪於佛法中修淨
梵行彼比丘作是心念口言諸比丘
聞已便謂此比丘言汝捨戒耶答言
不捨我但作是念我不堪於如來法
中修淨梵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
世尊是比丘捨戒尒時世尊告諸比
丘喚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
捨戒耶答言不捨佛言何緣致此世
尊我於樹下作是心念口言於佛法
中捨家出家甚為大苦我不堪於如
來法中修淨梵行佛告比丘汝云何
於如來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而
作是念我不堪忍於如來法中修淨
梵行佛言是比丘不名捨戒是名戒
羸彼作戒羸說語得偷蘭罪尒時佛
告諸比丘依止毘舍離比丘皆悉令
集乃至未聞者當聞已聞者重聞若
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足戒不還戒
戒羸不捨戒便行婬法是比丘得波
羅夷罪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舍衛

城有長老名難提信家非家捨家出
家於舍衛城衆所知識能致供養四
事具足餘多有名難提者但是長老
行時亦禪住時亦禪坐時亦禪卧時
亦禪時人名之為禪難提時難提於
開眼林中作草庵舍彼於其中初中
後夜修行自業得世俗正受乃經七
年過七年已退失禪定復依一樹下
還習正受乃求本定時魔眷屬常作
方便於行正法人伺求其短變為人
形端正无比種種花香瓔珞以嚴其
身於難提前住謂難提言比丘共相
娛樂行婬事來時難提言惡邪速滅
惡邪速滅口作此言而目不視天女
復第二第三所說如上時難提第二
第三亦如是說惡邪速滅惡邪速滅
而不觀視時天女便脫瓔珞之服露
其形體立難提前語難提言共行婬
來時難提見其形相而生欲心荅言
可尒時天女漸漸却行難提喚言汝
可小住共相娛樂難提往就天女疾
疾而去難提追逐到祇洹塹中有
王家死馬天女到死馬所隱形不現

時難提欲心熾盛即婬死馬欲心息 摩訶僧祇律卷第一 第十三張 曾
已便作是念我甚不善非沙門法以
信出家而犯波羅夷罪用著法服食
人信施為即脫法服著右手中左手
捲形而趣祇洹語比丘言長老我犯
波羅夷我犯波羅夷時諸比丘在祇
洹門間經行彷徉思惟自業共相謂
言此是坐禪難提修梵行人不應犯
波羅夷難提復言諸長老不尒我實
犯波羅夷諸比丘即問其因緣難提具
說上事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
告諸比丘是難提善男子自說所犯
重罪應當驅出時諸比丘如教驅出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長老難提
久修梵行而為此天女之所誑惑佛
告諸比丘是難提比丘不但今日為
天女所惑退失梵行過去世時亦為
彼所惑失於梵行諸比丘白佛言已
曾尒耶佛言如是佛告諸比丘過去
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迦尸時南
方阿槃提國有迦葉氏外道出家聰明
博識綜練群籍衆技妙術靡不關達
彼外道者助王治國時彼國王執持

姧賊種種治罪或截手足劓其耳鼻
治之甚苦時彼外道深自惟念我已
出家云何與王共參此事便白王言
聽我出家王即荅言師已出家云何
方言復欲出家荅言大王我今遜此
種種刑罰苦惱衆生何名出家王即
問言師今欲於何道出家荅言大王
欲學仙人出家王言可尒隨意出家
去城不遠有百巖山有流泉浴池花
果茂盛即造彼山起立精舍彼於山
中修習外道得世俗定起五神通於
春後月食諸果蓏四大不適因其小
行不淨流出時麀愛群共相馳逐渴
之來水飲此小便不淨著舌舐其產
道衆生行報不可思議因是受胎常
在廬側食草飲水至期月滿產一小
兒尒時仙人出行採果麀產難故即
大悲鳴仙人聞麀鳴急謂爲惡虫所
害欲往拔之遂見生一小兒仙人見
已憐而念曰云何畜生而生於人尋
入定思惟見本因緣即是我子於彼
小兒便生愛心果以皮衣持歸養之
仙人抱舉麀母乳之漸漸長大名爲

鹿斑依母生故體斑似母是故作字 尊阿含經[illegible]第[illegible]張 [illegible]
名曰鹿斑是童子漸漸長大至年七
歲遊弟尊長仁愛孝慈採取果供
養仙人是時仙人念言天下可畏无
過女人即便教誡子言可畏之世无
過女人敗正毀德靡不由之於是教
以禪定化以五通如所說
一切衆生類　靡不歸於死　隨其業所趣
自受其果報　爲善者生天　惡行入地獄
行道修梵行　漏盡得泥洹
今時仙人便即命終於是童子淨修
梵行得外道四禪起五神通有六神
力能移山住流捫摸日月今時擇提
桓因乘白龍象案行世間誰有孝順
父母供養沙門婆羅門有能布施持
戒修梵行者案行世界時見是仙人
童子天帝念言若是童子欲求帝擇
梵王皆悉能得宜應早壞如所說
諸天及世人　一切衆生類　莫不為結縛
命終墮惡道
皆為慳嫉二結所縛諸天有三時鼓
諸天阿修羅共戰時打第一鼓俱毗
羅園衆花開敷時打第二鼓集善法

講堂聽善法時打第三鼓擇提桓因

[illegible]

知說法鼓无數百千天子皆悉來集
俱白帝擇何所論勑帝擇告言閻浮
提有仙人童子名曰應斑有大功德
欲方便壞之時无數天子聞此不樂
便自念言壞此人著將減損諸天衆
增益阿脩羅中有平心無當成敗無
在又復歡喜助欲壞之有一天子而
唱是言誰應行者時有答言是天女
應行是諸天人遊觀諸園在歡喜園
者在雜色園者在麤澀園者天女應
行而便召之應時百千天女皆悉來
集有一天女名阿藍浮其髮雜色髮
有四色青黃赤白故名雜色老此天
女往閻浮提壞應斑童子時彼天女
白帝擇言我自昔以来數壞人梵行
令失神通願更遣餘天女端正嚴好
令人樂者時天帝擇復於衆中種種說
偈勸喻天女阿藍浮汝可使行壞俱
舍頻頭如生經中說於是天女即壞
仙人童子佛告諸比丘尒時仙人童
子俱舍頻頭者豈異人乎即今禪難
提是天女阿藍浮者今此天女是而

難提曾已為其所壞摩訶僧祇律卷第一 第[illegible]張令作比丘復為其所壞爾時世尊語諸比丘乃至非人中亦犯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諸比丘處處夏安居安居已來詣王舍城礼拜問訊世尊各隨所樂住或住毗婆羅精舍或住白山精舍或住方山精舍或住仙人窟或住耆闍崛山窟或住耨才巖窟或住拘利園精舍或住瓶咤園精舍或住師子園精舍或住七柰園精舍或住溫泉精舍或住散蓋窟或住菴羅窟或住甲尸窟或住孫猴精舍時有客比丘到此孫猴精舍諸先住知識比丘所共相慰勞相慰勞已彼舊住比丘供給澡水洗手足與中後漿示房舍臥具時客比丘各得止息爾時山頭有一雌孫猴從上來下到舊比丘前背住現受婬相時舊比丘呵叱令去如是復至餘比丘前背住現受婬相時客比丘作是念野獸之法甚易恐怖而今馳遠不能令去此必有以是中將无有共此雌孫猴作不淨行耶時客比丘語舊比

丘言長老我今欲去汝可還攝牀褥
舊比丘言請長老今此住處有好牀
褥前食後食安隱快樂幸可留意共
於此住客言不得舊比丘慇懃三請
客比丘一不受彼請於是而去時客比
丘心无疑者出便即去心有疑者便
於道處隱身各共伺之時舊比丘見
客比丘去已便攝卧具攝卧具已洗
足而坐尒時山頂唯猿猴復從山上
下至比丘前背住時舊比丘便共此
猿猴行於非法客比丘遥見已共相
謂言如我所疑今已顯露以是因緣
往白世尊長尾園中舊住比丘作如
是惡法佛言呼是比丘来来已佛問
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尒世尊
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
法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不得與人
非人不謂畜生佛言比丘犯畜生者
亦波羅夷比丘當知有三事犯波羅
夷何等三人非人畜生是為三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
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
乞食至一家有一女人語比丘言可

入大德共作是事比丘荅言世尊制
戒不得行婬女人復言我知不得常
道中行自可於非道中行時此比丘即
共女人於非道行婬行婬已尋起疑
悔往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
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
不得常道行婬不謂非道佛告比丘
非道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
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
乞食至一家尒時家中有一男子謂
比丘言可前大德共作如是事來比
丘荅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彼言我
知制戒不得與女人行婬而我是男
子是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尋生
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
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自
謂不得與女人行婬不謂男子佛言
比丘男子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
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
乞食至一家有一黃門謂比丘言可
前大德共作如是事來比丘言世尊

制戒不得行婬彼言我知制戒不得
與男女行婬我非男非女是比丘便
隨彼意隨彼意已即生疑悔具白世
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
婬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不得與男
女行婬今此黃門非男非女佛言比
丘婬黃門亦犯波羅夷佛言比丘三
處犯波羅夷何等三男女黃門是為三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有一
比丘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
行乞食至一家有一女人語比丘言
可前大德共作如是事來比丘荅言
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言我知不得
汝可畏身我便露形是比丘便隨彼
意隨彼意已即生疑悔具白世尊佛
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
世尊我知制戒但我畏身彼則露形
佛告比丘畏身露形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有一比
丘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
乞食至一家時有一女人語比丘言
可入大德共作此事比丘荅言世尊
制戒不得行婬女言我知汝但露形

我自覆身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尋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但彼覆身我露形佛言彼覆汝露亦犯波羅夷乃至脣如胡麻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尒時有比丘從異方来身生長大自於後道行欲行欲已然後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謂為制他不謂自己佛言於自己行欲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從南方来先是伎兒支節調柔婬欲熾盛便於自口中行婬行婬已即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非謂自口佛言自口亦犯波羅夷比丘於三處行婬口大小便道盡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次行乞食到一婬女家婬女語比丘言大德可

前共作是事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
行婬女人荅言我亦知不得行婬但
身內行欲外出不淨比丘便隨彼意
隨彼意已心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
比丘汝不知我制戒不得行婬耶荅
言世尊我知制戒但身內行婬外出
不淨佛言內行於欲外出不淨外行
於欲內出不淨乃至齊如胡麻亦犯
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北方
有諸商客從遠方來到作是思惟我
從彼來安隱至此不逢賊難宜應自
慶便辦種種飲食集諸伎樂欲自娛
樂尒時王舍城中有五百婬女共在
一處時商人遣信喚彼最勝第一婬
女言汝來娛樂我等婬女荅言我先
與王期夜輒往宿君若見喚晝當相
語商人忿言无知弊物汝常到王所
為何所得汝今若來娛樂我等我等
當多與汝種種寶物時婬女貪寶物
故即許商人便詐莊嚴一端正婢遣
令詣王便勅婢言汝詣王所善作方
便如我形相莫令王覺知非我身時

王沐洛莊嚴待彼婬女遲想其至須
臾便到王遙見婬來便知其非即逆
罵言汝是何人而來至此婬時惶怖
以實白王北方商人持寶遠至大持
寶物與我大家大家利其財重故遣
我來以副先期與王不覺王聞婬言
即大瞋罵何弊女人敢見輕欺即遣
使者割去女形時商人等遙見使來
知王所遣即便奔走使者即捉婬女
割去女形王使既返商人即還見婬
女如此心各憐念重賞良醫以治其
患此醫多方瘡遂平復時尊者優波
離因此婬女知時而問世尊若有人
割去其形若有比丘於壞形中行婬
犯波羅夷罪不佛言波羅夷又復問
言世尊若形離其身就此離形行婬
波羅夷不佛言得偷蘭罪又復問言
世尊此形還合瘡未愈於中行婬犯
波羅夷不佛言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阿闍
世王生一童子字優陀夷跋陀羅此
兒陰為重所食以種種藥治不能令
老見兒患此瘡故時抱養者常以口

合其陰暖氣噓之其痛小差數數合
之不止彼得暖氣便失不淨失不淨
時垂便隨精而出此見於是得差苦
痛除愈從是已後常習此法口中行
婬如是轉久乃至強牽餘母人於口中
行婬其見有婦即作是念彼習此不已
當復及我宜豫作方便止此惡法於
是脫衣裸露其形體往詣姑所禮
拜問訊時姑呵言汝癡狂耶何得如
是答言不狂但大家子捨於常道而
用其口是故覆之即向其姑具說上
事爾時宮內展轉相語乃至外舍盡
共聞知多共為此口中行欲時王舍
城婆羅門居士詣阿闍世王所白言
大王國中有此惡法流行云何口中
是飲食處而行不淨王聞此言甚用
不可即作教令從今已去若有作此
及教他者當重治其罪爾時尊者優
波離知時而問世尊若比丘比丘共
口中行婬者犯波羅夷不佛言偷波
羅夷又復白佛言世尊比丘與沙彌
共口中行婬犯波羅夷不佛言比丘
波羅夷沙彌駈出又復白言世尊比

丘與白衣共口中行婬云何佛言比

丘波羅夷白衣知如之何又白世尊

比丘比丘尼共口中行婬犯波羅夷

不佛言俱波羅夷乃至外道出家比

丘共口中行婬云何佛言比丘波羅

夷外道知如之何

摩訶僧祇律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